

中国的 阿拉伯文学 翻译与研究

李荣建 程伟红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像两条友谊的纽带,将中世纪竞放异彩的东方两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联系在一起。

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阿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中,丰富多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传入中国。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890年—1948年,1949年—1977年,1978年至今,每个时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三个时期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特别是自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活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中国学者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工作,也正在积极开展,方兴未艾。

一、中国阿拉伯文学翻译史一瞥

中阿友好往来始于二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而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于公元七世纪中叶遣使唐都长安,则为中阿文化发生密切联系的新开端。此后,以伊斯兰教为内核的阿拉伯文化逐渐传入中国。

明代末期,具有巨大思想意义和极高文学价值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部分经文译本、汉、阿文对照选译本开始出现,全译本(13种)则于本世纪接连面世。

1890年,清代伊斯兰学者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生前翻译的阿拉伯诗人穆罕默德·蒲绥里(1213—1295)的著名长诗《天方诗经》(原名《斗蓬》),由其弟子马安礼整理出版,从而正式拉开中国阿拉伯文学翻译的帷幕。

本世纪初,中世纪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部分故事汉译本陆续问世,例如周桂笙节译的《新庵谐译》上卷(1900),奚若曾从英文转译的《天方夜谭》(1906)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先生(1896—1981)翻译的纪伯伦五篇散文诗,于1923年发表在《文学周刊》上。数年后,中国著名女作家冰心女士(1900—)翻译的纪伯伦的《先知》,也于1931年出版。时过不久,中国著名翻译家纳训先生根据阿拉伯文本译出的阿拉伯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也相继面世。这些脍炙人口的传世阿拉伯文学精品,在中国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于我国精通中阿两种文字的学者寥若晨星,中阿文学交流受到局限。因此,我国翻

译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陆续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增进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声援亚非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我

国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介绍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其中,相继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有:《埃及和平战士诗选》(1957年),《叙利亚和平战士诗选》(1957),《伊拉克和平战士诗选》(1957),《约旦和平战士诗选》(1957),《黎巴嫩诗人诗选——和平的风》(1957),《现代阿拉伯诗集》(1957),《阿拉伯人民的呼声》(1957),伊拉克诗人阿卜杜勒·瓦哈布·白雅帖(1926—)的《流亡诗集》(1959),阿尔及利亚诗人萨阿达拉的《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已故诗人艾布·卡西姆·沙比(1910—1934)的《沙比诗集》(1961),以及巴勒斯坦大诗人艾布·赛勒姆的《祖国颂》等。约与此同时,我国还接连选译、出版了《埃及短篇小说集》(1957),《叙利亚短篇小说集》(1959),《黎巴嫩短篇小说集》(1959)和《二路电车》(1963)等阿拉伯短篇小说集。中世纪穆斯林学者伊本·穆格法的寓言故事集《卡里来与笛木乃》(1959)和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台柱、埃及著名作家塔哈·侯赛因(1889—1973)的自传体小说《日子》(第一部,1961),也陆续问世。

此外,我国还翻译、放映了《七月的风云》、《山谷里的战斗》和《我们美好的日子》等阿拉伯优秀故事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持续繁荣近10年的阿拉伯文学译介工作,因1966—1976年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断。此间,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活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我国外国文学园地里的朵朵新花,阿拉伯文学译苑中也绽开了新蕾。从此,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工作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自1978年以来,中国翻译工作

者的思想大解放,视野更加开阔,翻译内容从一般文学作品扩展到文学史、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作品的数量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近20年,堪称中国阿拉伯文学翻译史上的黄金时代。

二、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我国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共100多本。现根据翻译作品数量的多少,依序列出译成中文的阿拉伯诸国的文学作品目录。

在已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埃及作家的文学作品数量遥遥领先。其中,埃及大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1912—)名列前茅,他的许多佳作已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平民史诗》(1984)、《尼罗河畔的悲剧》(1984)、《梅达格胡同》(1985)、《宫间街》三部曲(1986,两个中译本)、《新开罗》(1991)、《始与末》(1991,两个中译本)、《尊敬的阁下》(1992)、《米拉马尔公寓》(1993)等。

埃及著名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勒·库杜斯(1919—1990)的不少优秀作品亦深受中国译者的青睐,已译成中文的有:《罪恶的心》(原名《胸中物》,1981)、《难中英杰》(原名《我家有个男子汉》,1983,两个中译本)、《亲爱的,我们都是贼》(1987)、《疯人之恋》(原名《黑衣上的洞孔》,1987)、《少女绝路》(1991)等。

埃及大作家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8),在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爱好者中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他的长篇小说《乡村检查官手记》(1979)、《灵魂归来》(1985、1986,两个中译本)和剧本《洞中人》等,都已被译成中文。

已译成中文的埃及文学作品还有:



叙利亚古城阿法米亚遗迹。在阿法米亚附近的阿加里特曾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拼音文字的陶片 那端河报

埃及作家尤素福·西巴伊(1917—1978)的长篇小说《人生一瞬间》(1979)、《回来吧,我的心》(1983)、《废墟之间》(1986)、塔哈·侯赛因的《鹈鸟声声》,埃及作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谢尔卡维(1920—1993)的长篇小说《土地》,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艾敏(1914—)的长篇小说《初恋岁月》,埃及小说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利姆·阿卜杜拉(1912—1970)的中篇小说《弃婴》,埃及著名小说家尤素福·伊德里斯(1927—1991)的中篇小说《罪孽》(1983),埃及著名作家、阿拉伯短篇小说大师马哈茂德·台木尔(1894—1973)的《台木尔短篇小说选》(1978),以及收有杰马勒·黑托尼、尤素福·沙鲁尼等埃及著名作家小说的《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集》(1983)。

此外,已译成中文发表但尚未结集出版的埃及文学作品还有:埃及女作家拉道娃·阿述尔的短篇小说《玫瑰花》、《月光里》,埃及作家穆罕默德·麦赫仁吉(1949—)的短篇小说《孕妇》、《寒夜里》、《我为你献上一首歌》,埃及作家苏莱曼·卡布海(1952)的短篇小说《我的爱人》、《我的女朋友》,以及埃及诗人阿卜杜勒·阿齐兹·谢尔夫(1935—)的诗作《你的眼睛是大海》,埃及诗人艾哈迈德·扎拉菲尔(1952—)的诗作《友谊之歌》等。

除了上述文学作品外,已译成中文的埃及文学书籍还有:埃及文学评论家邵武基·戴伊夫(1910—)的《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1980),埃及已故知名作家侯赛因·高柏尼的《小说写作艺术》(1987),埃及学者艾哈迈德·海尔卡的《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1993)等。

在已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中,黎巴嫩作家的作品数量名列第二

其中,黎巴嫩著名作家、诗人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883—1931)高居榜首。他的作品构思奇特,语言优美,哲理深邃,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绝大多数佳作已被译成中文,主要有:《先知》(1931、1957、1987,两个中译本)、《泪与笑》(1984、1987、1991,三版)、《折断的翅膀》(1984)、《主之音》(1989)、《先知的使命》

(1992)、《纪伯伦抒情诗八十首》(1992)、《纪伯伦全集》(两个中译本)、《纪伯伦散文诗全集》(1993)和《纪伯伦散文精选》(1996)等。

黎巴嫩作家、文艺理论家米哈依尔·努埃曼(1889—1988)的作品描写细腻,富有文采,令人回味。他的已译成中文的优秀作品有:中篇小说《相会》、人物传记《纪伯伦传》、《努埃曼短篇小说选》(1983)和自传《七十述怀》(1993)等。

此外,译成中文的黎巴嫩文学作品还有:陶菲克·尤素福·阿瓦德(1911—)的长篇小说《白衣女侠》(原名《面包》,1984),乔治·易卜拉欣·胡里的长篇小说《东方舞姬》(原名《莱雅丽》,1985),欧麦尔·艾布·纳斯尔的《沙漠骑士昂泰拉》(两个中译本),乔治·宰丹(1861—1914)的《萨拉丁》、《古莱什少女》和《加萨尼姑娘》,以及《一千零一日》(1993)等。

除了上述文学作品外,已译成中文的黎巴嫩文学书籍还有黎巴嫩学者汉纳·法胡里的《阿拉伯文学史》(1900)等。

已译成中文的叙利亚文学作品有:叙利亚大作家哈纳·米奈(1924—)的长篇小说《蓝灯》(1983),叙利亚作家乌莉法特·伊德利比的(1912—)的长篇小说《凄楚的微笑》(1991)。另有不少叙利亚短篇小说被译成中文,其中有:扎克里亚·泰米尔(1931—)的《饥饿》,加黛·赛曼(1914—)的《灰色的多瑙河》与《贝鲁特没有海》,乌莉法特·伊德利比的《蓝色的窗帷》与《深仇大恨》,赛阿德·霍拉尼(1929—1994)的《第三个孩子》,白迪阿·哈基(1922—)的《忧伤的土地》,夏武基·巴格达迪(1928—)的《她的家在山脚》,易卜拉欣·萨木伊(1951—)的《探监》,以及纳吉布·基亚利的《水珠》

等。此外,译成中文的叙利亚诗歌有:尼扎尔·格巴尼(1923—)的《怎么样?》,哈里德·白拉迪阿(1934—)的《小船》,瓦利德·穆谢维哈(1944—)的《祖国与希望》,英萨夫·马里姆的《希冀》,胡黛·赫达妮(1966—)的《我希望》等。

已译成中文的阿尔及利亚文学作品有:《新世界的女儿》(1978),阿尔及利亚法语作家穆卢·马歇里(1917—)的长篇小说《鸦片与大棒》(1983),阿尔及利亚小说家阿卜杜勒·哈米德·本·海杜卡(1925—)的优秀长篇小说《南风》(1984)等。

已译成中文的巴勒斯坦文学作品有:巴勒斯坦已故作家格桑·卡纳法尼(1936—1972)的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和《回归海法》(两个中译本),收有马哈穆德·戴尔维什(1941—)等巴勒斯坦著名诗人诗作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1985),以及巴勒斯坦知名小说家哈桑·哈米德(1955—)的短篇小说《在那座建筑里》等。

已译成中文的沙特文学作品有:《沉默的公主》(1981),赛义德·萨拉赫的《沙漠—我的天堂》(1983)等。

已译成中文的科威特文学作品有:科威特女作家穆尼尔·纳素夫的短篇小说集《愿你生活更美好》(1981),科威特著名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的《苏阿德·萨巴赫诗集》(4册,1991)。

已译成中文的苏丹文学作品有:苏丹小说家塔依布·萨利赫(1929—)的长篇小说《移居北方的时期》(1983,两个中译本)、中篇小说《风流赛义德》(原名《宰因的婚礼》,1984,两个中译本)等。

已译成中文的利比亚文学作品有:收有阿里·米斯拉提(1924—)、艾哈迈德·法格海(1942—)、易卜拉欣·库尼(1940—)等10位利比亚作家18篇小说代表作的《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1993),艾哈迈德·法格海的长篇小说《昔日恋人》(原名《灰田》,1995),利比亚诗人伊德里斯·本·塔依布(1952—)的诗作《谁知道》等,以及利比亚文学家穆罕默德·扎维的散文《令人震撼的纸条》与《水晶般的心》等。

已译成中文的突尼斯文学作品有:《突尼斯民间故事》(1982),突尼斯著名诗人沙比的诗集《生命之歌》,突尼斯诗人苏夫·阿比德的诗作《周游的恋人》,突尼斯青年诗人阿卜杜·克里木·赫里格(1966—)的诗作《大海与湖泊》等。

伊拉克、约旦、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的

一些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中文,例如伊拉克诗人巴德尔·沙基尔·赛亚卜(1926—1964)的诗歌,伊拉克诗人穆扎哈姆·阿拉维的诗作《战士之歌》,约旦青年小说家艾哈迈德·穆斯莱米(1968—)的微型小说《文章》,卡塔尔诗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麦托阿(1953—)的诗歌,巴林已故小说家穆罕默德·马吉德的短篇小说《月亮为谁歌唱》,巴林小说家艾敏·萨利哈(1950—)的短篇小说《窗户》,巴林诗人阿里·谢尔卡维(1948—)的诗作《弦外之音》,巴林诗人尤素夫·哈桑(1942—)的诗作《父亲教我怎样做人》,巴林女诗人纳比莱·扎巴里的诗作《希冀》,以及巴林女诗人法特娅·阿洁兰的诗作《你》等。

除了上述国家文学作品外,我国翻译、出版了一些选自阿拉伯诸国文学的作品集,其中有:《走向深渊—阿拉伯文学专辑》、《蒙面人—阿拉伯小说选》(1988)、《阿拉伯民间故事选》,收有黎巴嫩女作家梅·齐亚黛(1886—1941)等数十位阿拉伯女作家作品选的《蓝袜子丛书—阿拉伯女作家作品选》(1995),以及《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阿拉伯卷》(1996)等。我国还出版了包括部分阿拉伯文学作品的《东方文学作品选》等书籍。此外,《穆巴拉克传》、《法赫德传》、《扎耶德传》等多本阿拉伯国家领袖人物传,以及阿拉伯古代名作《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已译成中文出版,《一千零一夜》和《卡里莱与笛木乃》的新译本也相继问世。

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先后将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拍摄的《咖啡馆》、《征服黑暗的人》、《走向深渊》、《阿齐扎》等10多部影片译成中文,影片公映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三、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

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始于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学翻译活动促进文学研究工作,而文学研究成果对选译和理解文学作品有所帮助。

1. 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除了原有的北京大学设有阿拉伯语言专业外,又先后建立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洛阳军事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旅游大学。这8所设有阿拉伯语言专业的大学,近几十年总共培养了三千余名掌握阿拉伯语言

文学基本知识的男女毕业生。其中有一千多人现在在中国外交、外贸、对外文化和新闻出版以及学术、教育部门工作,他们构成中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基本队伍。而中国目前研究阿拉伯文学的核心力量,则是上述8所院校和其他一些高校讲授、研究阿拉伯文学的教师,中国外交、外贸、对外文化和新闻出版部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

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的阿拉伯语言文学专家,约有100人。

1984年9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现有会员150多人。研究会成立以来,经常举办学术讲座、文学座谈会、译作著作发布会等,并且成功地组织了5次全国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对于团结全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推动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深入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 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成果概述

新中国成立前,为数不多的中国阿拉伯学者着重研究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成果有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阿友好合作日益发展,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对阿拉伯文学研究的范围随之逐渐扩大,从古典文学延伸到近现代文学,从诗歌、短篇小说扩大到戏剧、电影、长篇小说,从艺术流派拓展到文学史,研究工作日趋深入。

迄今为止,中国阿拉伯文学学者已撰写了数百篇关于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文章,几乎涉及阿拉伯各国的著名作家、诗人。其中,埃及作家、诗人有:塔赫塔维、马哈茂德·萨米·巴鲁迪(1839—1904)、艾哈迈德·夏武基(1869—1932)、哈菲兹·伊卜拉欣(1871—1932)、塔哈·侯赛因、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1889—1964)、马哈茂德·台木尔、苏海尔·盖拉玛维(1911—)、陶菲格·哈基姆、纳吉布·马哈福兹、叶海亚·哈基(1905—1995)、阿卜杜勒·拉赫曼·谢尔卡维、尤素福·伊德里斯、伊赫桑·阿卜杜勒·库杜斯、萨尔瓦特·阿巴扎(1927—)、杰马勒·黑托尼、拉道



叙利亚哈马市阿西河上的水车。阿西河用地的乳汁哺育出许多阿拉伯著名作家 邢增河摄

娃·阿述尔、赛勒娃·巴克尔等;叙利亚作家、诗人有:哈纳·米奈、乌莉法特·伊德莉比、库莱太·胡莉(1937—)、尼扎尔·格巴尼、加黛·赛曼、扎克里亚·塔米尔、阿里·欧格莱、阿尔桑(1940—)、夏武基·巴格达迪等;黎巴嫩作家、诗人有:纪伯伦、米哈依尔·努埃曼、梅·齐亚黛、艾杜尼斯、陶菲克·尤素福·阿瓦德、艾敏·雷哈尼等;阿尔及利亚作家有:穆罕默德·狄布(1920—)、阿卜杜勒·哈米德·本·海杜卡、塔希尔·瓦塔尔(1936—)等;利比亚作家有:阿里·米斯拉提、阿卜杜拉·古维里、艾哈迈德·法格海、哈里发·泰利斯、扎耶德·阿里和伊卜拉欣·库尼等;巴勒斯坦作家有:哈桑·卡纳法尼、马哈茂德·戴尔维西、艾米勒·哈比比等;还有突尼斯诗人沙比,伊拉克诗人巴德尔·沙基尔·赛亚卜(1926—1964),科威特诗人苏阿德·萨巴赫,苏丹作家塔伊卜·萨利赫,也门诗人阿卜杜拉·巴尔杜尼(1929—)、阿卜杜勒·阿齐兹·马卡利赫(1939—),沙特作家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尼夫(1932—)等。

这些研究文章不仅注意详细介绍作家、诗人的生平、作品等,而且力求全面评价其作品的思想意义、语言特色、文学价值、社会影响等。

在此研究基础上,中国阿拉伯文学学者齐心协力,编纂了《阿拉伯汉语词典》(1966)、《简明汉语阿拉伯语词典》(1988)、《阿拉伯汉语袖珍词典》、《汉语阿拉伯语大辞典》、《阿拉伯语汉语成语词典》和《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1991)等一批工具书。出版了《94北京大学阿拉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6)、《阿拉伯电影史》(1992)、《纪伯伦传》(1993)、《阿拉伯文学简史》(1996)、《神



科威特城远眺。科威特城是阿拉伯海湾地区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地 邢增河摄

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1996)等著作。此外,中国阿拉伯文学学者参与了多种外国文学论文集、文学书稿和文学词典的编撰,其中有《20世纪外国文学论文集》、《跨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东方文论》(1996)、《东方文学史》(1995)、《东方文学名著鉴赏词典》、《东方文学大辞典》、《中外微型小说鉴赏词典》、《外国文学形容词典》、《世界诗学大辞典》、《世界戏剧家辞典》、《世界著名文学家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文学卷》等。

上述阿拉伯文学译介成果得以及时面世,与中国有多家重视阿拉伯文学的报刊、出版社分不开。经常发表阿拉伯文学译作与研究成果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阿拉伯世界》、《译林》、《文艺报》、《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东方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出版阿拉伯文学译作与研究成果较多的出版社有:北京外

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

在中国新闻界、出版界和教育、科研等部门工作的中国阿拉伯文学学者同心协力,为传播阿拉伯文学、增进中阿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交流研究成果,中国阿拉伯文学专家迄今已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召开了6

届全国性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对《一千零一夜》、阿拉伯现代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塔哈·侯赛因、阿卡德、纪伯伦、努埃曼等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就阿拉伯女性文学、阿拉伯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此外,还在北京、武汉等地举办了多次地区性阿拉伯文学研讨会。例如,在北京举办了海湾地区文学研讨会,在武汉举办了利比亚文学研讨会等。

3. 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前景

近100多年来,我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工作从少到多,由浅入深,翻译出版了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发表了一批有见解的阿拉伯文学研究成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在回顾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多数译作译自埃及、黎巴嫩作家的作品,阿

拉伯文学研究专著出版得太少等。这些不足有待于我们去弥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应尽快得到加强。

时至今日,我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元老多数已去世,令人惋惜。第二代专家近50名,力量相当雄厚,他们是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主力军。然而让人忧虑的是,他们的年龄都在60岁左右,几年后就将离退休。第三代学者约20人,年富力强,他们是一批有潜力的生力军,可人数较少。值得欣慰的是,薛庆男、林丰民等第四代青年学者已崭露头角。不过,第四代中多数新手达到中阿文互译的水平尚需时日。但他们和第三代学者通力合作,在未来20年中将共创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事业的新辉煌。展望未来20年,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见,在前辈专家、学者架桥铺路的基础上,第三代、第四代学者将学习第一代、第二代学者的风范,把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们的译笔将勇敢地触及摩洛哥、卡塔尔、索马里、阿曼、沙特、巴林、毛里塔尼亚文学等一大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通过他们的手,阿拉伯古代文学作品集和一系列阿拉伯作家、诗人研究著作将陆续出版:《利比亚小说史》、《埃及小说史》、《阿拉伯诗歌艺术史》、《阿拉伯戏剧史》、《中阿文学比较研究》等作品会相继问世。让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让我们手拉手、肩并肩,用心血和汗水,一起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马可·波罗与内蒙古

伊 克

鉴于近年来英国学者伍德女士发表专著,否认马可·波罗(1254-1324)曾来过中国,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

作为蒙元文化发祥地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学者们,有责任从历史和考古学方面提出明确论据,以证实《马可·波罗行记》亦称《东方见闻录》这部名著的真实性。最近,内蒙古文物考古学者王大方先生向笔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运用近二十年来考古学前辈李逸友先生、盖以林先生在呼和浩特丰州古城白塔和阴山南北地区发现的文物古迹及元

代题记,综合论述了马可·波罗行程中所见所闻的真实性。从而明确指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诚如他在七十岁(公元1324年)临终前,对那些劝他放弃行记中所说的“一切似乎不可相信的事”时的坚定答复:“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

据王大方先生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考证,马可·波罗于1271年9月随其父、叔从地中海东岸的阿伽城出发,经过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中亚,进入中国境内。1275年五月初,抵达天德军首府丰州城(其遗址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白塔